



广播剧新作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

广播剧新作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

一九八二·五

编 者 的 话

广播剧是文苑中一朵新花。近两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初步繁荣，仅一九八一年统计，各地电台就录制了三百七十一部广播剧，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图画，给人民增添了精神食粮。

八一年底，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优秀广播剧评选会上，我们决定选编广播剧本选，为繁荣广播剧创作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受到了参加会议同志的热情支持。不久，我们收到全国各地34家电台推荐的各类题材剧本56个，收到全国各地电台文艺部同志寄来的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给了我们极大的鞭策和鼓励。为了不辜负同志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聘请了我省从事编辑、创作工作多年的六位同志参加此书的编辑工作。他们是**齐芝田、李恕基、张引、乔德文、龙仕靖、郑世俊**。借此机会，谨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选编中，对于表现人民新生活，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剧目，我们予以优先考虑，同时也尽量注意剧目的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选编中我们以创作剧目为主，改编剧目为辅，以示对广播剧创作剧目的提倡。特别应当说明的是：《金鹿儿》等十五个优秀广播剧获奖剧目因要公开出书，我们都未再选辑。由于篇幅有限，一些比较好的剧本未能收入，我们表示深切地歉意。因为思想水平、艺术水平所限，选编中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不尽的长街·····	刘雨岚 (1)
青春奏鸣曲·····	舒小兵 沈翔 (25)
燃烧吧 生命·····	吴树 刘文 (53)
密林虎啸·····	刘博 江浩 (74)
岳父的生日·····	郑海金 陈天祥 (98)
饭后茶·····	喜宏 邓翔 (114)
风尘侠女·····	丁步青 (128)
牡丹汗·····	杨正昌 (146)
詹天佑·····	张帜 平杉 (166)
思亲曲·····	王嘉楨 陈维敏 (180)
望夫云·····	陈烨 (201)
爱迪生的一生·····	李荣归 奚佩兰 (219)
童年	
青少年	
后半生	
海棠花盛开的时候·····	改编 齐桂凤 (274)
希望在明天·····	改编 阿利 (292)
巴尔扎克雕像·····	改编 胡昭 毕彦君 (314)
小人鱼的故事·····	改编 于卓 (318)
谷城行·····	改编 高广义 谢志诚 (335)
广播剧的特点和方法·····	蔡子民编译 (358)

论广播剧的声象转化	祖文忠 (386)
广播剧的若干原则	罗伯特·麦克雷什 (398)
略谈广播剧的发展史	朱宝贺 (416)
谈谈广播剧的结构	刘保毅 (423)
古堡幽怨	〔英国〕吉尔·海姆 (431)
课堂作文	〔德国〕埃尔文·魏克德 (484)
外国广播剧介绍	黄炳琦 (516)

不 尽 的 长 街

刘雨岚

〔音乐、淡淡的忧伤〕

解 说：长街，你这条环绕全城，没有尽头的长街啊！还认识那个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沿着你那通往各处的大街小巷，热情地为人们传书递柬的女孩子周芬吗？是的，她已经很久很久不送信了，她被疾病和忧愁压倒。看，那个手提药瓶的，不就是她么？

〔一辆汽车驶过〕

周 芬：（自语）咳，街怎么这么长！啊！这么久，才走了一小段路，以前我从没感到这条街长……。以前是骑着车给用户送信、送报，紧蹬、快骑，当然不觉得长，今天，这两条僵直的腿不肯听我指挥了。

〔一辆自行车驶近，又响着铃声远去〕

周 芬：（自语）快到邮局了，真不愿意从那门口过，还是进胡同，绕开它吧！

二 婶：（远处呼唤而来）周芬，周芬。

周 芬：二婶。

二 婶：看完病了？

周 芬：看完了。

二 婶：那好，快到邮局去看看吧，张大娘的女婿，在邮局跟宋万清吵起来了。

周 芬：为什么？

二 婶：把电报拍错了。

周 芬：怎么会呢？

二 婶：说的是嘛。

周 芬：哪，咱们到邮局去看看。

〔街道声隐去，混入邮局门口争吵声：“这长街邮局太不象话了，丢信、丢报、丢杂志、包裹，什么事儿都出。”“今儿这档子事儿可新鲜，别人是家书报平安，他这是家书起祸端。”

魏老汉：都八〇年了，到处抓服务质量，他们这儿倒好，纹丝儿不动。

史 进：老人家，这儿出什么事了？

魏老汉：人家电报上写的是“母已病愈”，告诉女儿、女婿老太太的病好了，他们给拍成“母已病死”。两口子接到电报，卖了电视机、自行车，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这儿。

史 进：这是怎么搞的嘛！

女 甲：这邮局服务质量坏透了。

魏老汉：在早也不是这样，邮递员周芬和营业员张雷他们的时候，这邮局是市里的先进单位。如今……唉！咱是局外人，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

〔周芬走进邮局

二 婶：劳驾让一让……

魏老汉：周芬姑娘。

周 芬：魏大爷，您来寄信啊！

魏老汉：不，没事，姑娘，你忙吧！

周 芬：好。

魏老汉：（悄声地对史进）这就是周芬，她原先是市劳模，你看给整成什么样了！

〔营业台前，宋万清与人争吵〕

宋万清：不给查，就是不给查，要告，你趁早去。我叫宋万清，唐宋元明清的宋，万岁老子的万，大清国的清。

女 甲：别理他，还是得找他们领导。

宋万清：（搭腔）行啊，我们邮局领导叫孙智仁，现在青岛海滨疗养院休养，你去找吧！

男 甲：真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电报打错了，你为什么不给查？

众 人：为什么不给查？

宋万清：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们这一环出的错？说不定是收报的那方面出的错，还没准儿是你电报稿上写错了呢？

周 芬：宋万清，张大娘不认识字，那电报是我替张大娘发的。

宋万清：那好，周芬，要是你写错了，你就向人家检讨呗。

周 芬：宋万清，你还是把电报稿找出来，看看到底是谁的错。

宋万清：我说周芬，你一个吃劳保的人，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管那么多闲事儿干嘛！

周 芬：谁叫我已经管了呢，就得有始有终。你给查查吧！

宋万清：我没这个权利，你也没有这个权利。

周 芬：（严厉）宋万清，你是营业组长，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查清这个事故。

宋万清：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事故？

周 芬：对，你管理的营业组出现了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故！

宋万清：放屁！现在不是你周芬当劳模那阵了，神气个啥！？

周 芬：你，什么态度？

宋万清：什么态度？这态度对你够好的了，怎么？要聚众闹事吗？

周 芬：不是聚众闹事，是要查清电报底稿。

宋万清：这个底稿就是不能给你查，你周芬什么东西，你自己销毁公安信函的那档子反革命事件还没结案呢，你有什么权力来管我？没人要的臭货！

周 芬：你！（气哭）啊！（跑走）

二 婶：周芬，周芬。（追下）

众 人：（议论）怎么回事？

史 进：宋万清同志，你还是给查查吧！

宋万清：你是谁？要查也得上级机关来函来人。

史 进：我不是什么上级机关的，我也是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

宋万清：我不认识你。

史 进：给你看看我的工作证。

宋万清：（不屑一看）哼！（继而大吃一惊）什么？长街邮局局长，史进！

众 人：新来的局长？！

〔音乐

〔满腹心酸事，难排、难解

解 说：周芬在邮局受了宋万清的羞辱，回到家里看见双腿瘫痪、躺在床上的父亲，什么也不敢说，一头倒在床上，强把泪水咽下肚。

周 芬：（自语）“四人帮”倒台已经四年多了，为什么，为什么上级还不派人来？难道长街邮局永远是孙智仁、宋万清他们的天下？唉！

周 父：芬儿，你今天怎么了？一个劲儿叹气！

周 芬：是累了。

周 父：那就睡一会儿。

周 芬：唉，睡不着。

周 父：是爹得了这不死不活的病拖累了你。

周 芬：别这么说，爹，我看您近来见好呢！

周 父：甬给我宽心丸吃。你今年都三十四了，要不是因为侍候我，早结婚抱孩子了。

周 芬：（自语）结婚，抱孩子？（耳畔响起宋万清的话：“没人要的臭货，没有人要的臭货。”）不，不！是你宋万清、孙智仁的诬陷、造谣、谤诽，把我搞成这个样子的！还有他……哦，我为什么想起了他？那是哪一年，六五年吧，我在天津做分栋表演……

〔出现当时现场：扩音喇叭宣布：第一名，长街邮局周芬！（热烈掌声）第二名……

男 声：好极了，阿芬，属你最快。阿芬，我把报道你先进事迹的通讯写完了，报社说下星期发稿，你的事迹那么突出，我白愧不如。你不会嫌弃我吧？

周 芬：（甜甜地一笑）看你说的。

〔一串笑声，由远飘近

男 声：阿芬，阿芬，亲爱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周 芬：说什么？别又是结婚吧，结婚吧！我不是说了嘛，再等四年，我二十六，你三十再结婚。

男 声：周劳模，你的条件太苛刻。

周 芬：唔，不许你这么叫我。

男 声：你年青，漂亮，又是劳模，追求你的人太多了，我

不放心。

周 芬：难道你要我对天发誓么？

男 声：咱们订婚吧！订了婚，我就放心了。

〔回忆完。〕

周 芬：（自语）我真傻，竟不了解他的心，他爱的不是我周芬，而是周劳模。在十年动乱中批判我，说我是假劳模，修正主义的苗子的时候，他就不爱了。为了和我划清界限，竟不惜造我的谣言，和宋万清他们一唱一和。……唉！

周 父：芬儿，又想啥哪？

周 芬：没，没想什么。

周 父：依我说，好好养病，见好了，就去上半天班，比成天在家里想心事强。

周 芬：爹，那班没法上，宋万清他们不叫我上。

周 父：我早就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六八年你挨了斗，挂了黑牌，就低头过日子算了，非要管闲事。七二年揭发孙智仁安插亲信，偷料盖房，你没把孙智仁整倒，反让他小舅子宋万清抓了你个现行反革命。这么闹图希个啥？我早就说忍了吧，忍了吧！你不听，你有多大本事跟他们斗？！

周 芬：（光火）他们损公肥私坑害国家，我能看着不管吗？我不斗争，不写信向上反映，您要我跟他们同流合污？

周 父：谁让你同流合污了！全邮局二、三百号人，谁挑这个头了，还不照样过日子？偏你能，告，告，你一个人倒楣不算，还把张雷那孩子带上，他就因为支持你，写揭发信让孙智仁给放到山里邮政所去了，到今

天，八年了，调不回来！

周 芬：行啦，行啦！有完没有？您，您也跟他们一块来挤兑我，还让不让我活（哭）

周 父：（痛心）我干嘛要挤兑你，我疯了，我活够了！？不是为你，我能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吗，我是心痛你！

周 芬：（扑到老人怀里大哭）爹！

周 父：（劝说）芬儿，你心气儿太高了，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太简单了。噯！如今不是五几年那会儿了。孙智仁树大根深。咱们是身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忍了吧，为了爹，就咽了这口气吧！

周 芬：爹（父女痛哭）

〔音乐、悲枪、凄凉〕

解 说：令人窒息的哭声，从低矮潮湿的小南屋，传到西屋，好心的二婶，实在听不下去了。

二 婶：（自语）这爷俩是怎么了！我得去看看。

〔开门声，猛然见到走进院子的张雷〕

二 婶：哟，这不是张雷嘛！可有好多年没来了。

张 雷：是啊，二婶，您身体好呀。

二 婶：好，好，你是来看周芬的吧！这爹俩正哭哩！你大概还不知道吗，老爷子为了周芬的事儿，着急生气，突然得了脑溢血，一个跟头倒下去，下半身瘫痪了，躺在床上好几年了。

张 雷：我听说了。

二 婶：这位是……

张 雷：这是邮局新调来的史局长。

二 婶：好，这就好了。周芬、周芬，邮局领导看你来啦！

芬儿，快出来。

周 芬：（半晌才开门出来）谁找我？

张 雷：我。芬姐，我调回来了。

周 芬：雷子，这可好了。不过，你不该来看我，让他们知道又该造谣了。

张 雷：（一时语塞）我，我是陪新来的史局长看你的。

史 进：你好，周芬同志，我叫史进。

周 芬：（淡淡地）你好。

二 婶：（热情地张罗着）来，就在院子里坐吧！来喝杯水。

史 进：谢谢。周芬同志，我们查了电报稿，没有错，是电报员，译错了电码。事情已经处理了，宋万清态度不好，要向你做检讨。

周 芬：不，不要，我不愿见他。

张 雷：芬姐。

周 芬：（重重一声叹息）唉！

二 婶：（忍不住）我这人爱多嘴，你们长街邮局，如今都成什么样了？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就说周芬和张雷吧，两个规规矩矩的孩子，硬说人家……还跑来找我调查，我说你们说得出口，我可听不下去，怕脏了耳朵！

周 芬：（制止）二婶！

二 婶：（自知走嘴，搭讪地）好好，我不该说，你们谈吧，我得买菜去，给你们家带点啥？

周 芬：带三分钱菠菜吧。

二 婶：（叨叨）咳，又是三分钱菠菜，这日子过得……

史 进：周芬同志，你父亲在屋里吗？

周 芬：在。

史 进：我去看看。

周 芬：别，别进去了，里边太脏，又窄巴……

史 进：不怕。（推门进屋）

张 雷：大爷，我回来了。

周 父：惊喜，是雷子？！

史 进：老人家，病好些吗？

张 雷：这是我们局新来的史局长，看您来了。

周 父：啊，来看我？！这可谢谢啦！

史 进：你能起来坐坐吗？

周 父：坐坐倒还行，就是两条腿不中用，掐着都不知道痛，一步也走不了。

史 进：您别着急，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治，总会好的。

周 父：好不了啦，都四年了，我闺女说要买辆小孩车推我上街走走，您说那玩艺我能坐嘛，不是白糟踏钱！唉，什么时候我这点油熬完了，断了气儿，这孩子也就解放了。

周 芬：（不愿爹在生人面前唠叨）爹，看您都说了些啥呀！

史 进：老人家，凡事要往开处想，积极治疗。家里缺什么有什么困难，您就提出来。

周 父：好，好，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舒坦了。自打六八年我们周芬挨了斗，对象闹吹了，到今个儿有十一、二年了吧！邮局领导是头一回来我们家。

史 进：我们领导工作有很多缺点，没把职工放在心坎上，没能关心大家的疾苦，今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周 父：（激动）听见了吧，芬儿，听见了没有？说话呀！

周 芬：（敷衍）听见了，爹。

〔音乐、优美、安静〕

解 说：温馨宁静的初夏之夜，桔红的路灯给洁净的长街投下了柔美的光亮。宽大的梧桐树叶，在轻风中缓缓飘舞。分别八年了，周芬和张雷这亲如姐弟的师徒俩，有多少话要说呀！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他俩在长街上漫步。

张 雷：（感慨万端）哦，长街，越来越美了。

周 芬：（不以为然）因为你离开它太久了，所以觉得它美。

张 雷：（兴致勃勃地）芬姐，你还记得吗，那一年我刚刚从孤儿院出来，分到邮局当邮递员，跟你学送信，有一回，你让我试着单独送信，我得意忘形，回来的路上把公车撞坏了，不敢回邮局，坐在路边上哭。

周 芬：（笑了）嘻，还说呢，想起你那鼻涕眼泪的可怜相，怪好笑的。

张 雷：（笑）嘻嘻，真有意思，记得你陪着我往回走，还没转完三条街我就高兴了，又说又笑，

周 芬：唉，这种日子，再不会有了。以后，你还是少来找我，免得孙智仁他们造谣生事。

张 雷：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偏要来！

周 芬：别忘了，谎话重复几十遍，就会有人相信。那种日子我已经过够了，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吧！

张 雷：芬姐，这种日子就要结束了。上级派老史来，就是要解决咱们邮局问题的。

周 芬：你对老史抱得希望太大了，从老局长去世以后，上上下下全是孙智仁的人马。你走了以后，曾经来过

两个局长，都没能站住脚，这个老史也未必能行。

张 雷：芬姐，这个老史可有点特别，（笑）给你讲个新鲜事，市里给咱邮电系统三十六套住宅，让咱邮局报两家困难户、当天晚上有十七户拎酒的、提烟的、抱点心盒的、拿茶叶筒的，就连孙智仁也出动了。第二天一早，老史在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大布告：住房分配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无权分配，礼物嘛，由老史的老伴，儿子登门送还。大伙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

周 芬：（感到兴味）后来房子分给谁了？

张 雷：昨天开完会，一套给了老少三代住在一起的投递员……

周 芬：快腿老李。

张 雷：对。另一套分给咱局的大知识分子，会四国外语的秦技术员。

周 芬：好极了。这样分配才公平！不过，老史光抓住生活也不行，得整顿企业，把业务搞上去。

张 雷：老史说了，他要“紧看！慢说”，把局里问题摸清以后，再进行整顿，不然越急越乱，他还说咱局搞不好，是因为缺少骨干力量，只有骨干力量抱成团，才能把大伙带动起来。芬姐，你来上班吧！

周 芬：不行啊！孙智仁和宋万清他们不准我上班。他们可以在在班上打扑克，聊大天，织毛衣，下象棋。对我，非要医生开了个痊愈证明才准上班！就是上了班，他们也千方百计的整治我，让我扛邮包，卸邮件。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本来可以干点轻活，到营业组去值班，可营业组是宋万清的天下。不让我

去。再当投递员吧，这两条腿已经没劲儿再在这长街上奔跑了。（黯然）。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累了，该回家了。

〔音乐、静静的夜〕

解 说：太阳升起又落下，无论初冬、春夏，阳光总也照不进周芬家那阴暗潮湿的小南屋。相依为命的父女，依旧三分钱菠菜，二分钱咸菜的过着苦日子。只有邻居二婶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二 婶：周芬啊，你可有盼头了，听说这回来的史局长是个钟旭转世，专门打鬼的能人。

周 芬：（笑了）您这是听谁说的？

二 婶：后街的秀才老魏头说的，他亲眼见了。如今宋万清可不那么神气了。

周 芬：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一开头谁不干两件得人心的事。过三、五个月再看吧！

二 婶：邮局再不改，大伙可真受不了啦！有些投递员真不象话，不是今几个把信甩到人家脏土箱里，就是明几个把报纸扔进小吃店的油锅里。我最看不上的是上了九年学，还不如我这半年扫盲班的。弄个复姓就不认识了，澹台立勤几个字不认识，你就张嘴问问，他不，站在门口喊：喂，这院里有日本人吗？他瞅着信封上四个字的名字，就认定是日本人。

周 芬：（忍不住笑了）哈哈哈哈哈。

二 婶：要不是老魏头爱管闲事跑过来看了看，那封信非瞎了不可。咳，一个邮局办不好，成千上万人不方便。

〔一群孩子们的叫声，打破小院的静谧〕